

序：流傳

馬華現代散文的存在，可追溯到一九一九年，跟五四運動同庚。換而言之，獨立前馬華散文已經有近四十年的歷史，即使它早已被眾多讀者遺忘在陳年的舊書堆裡。那麼，後五十年呢，我們收穫了一部什麼樣的馬華散文史？文學史的演化一定是進步的嗎？我們要用什麼樣的選集去呈現它的發展脈絡？

方修和趙戎在他們主編的大系（散文卷），特別強調散文和現實之間的關係。趙戎在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·散文卷(2)》的導論指稱，他選入的作者「對土地對人民的愛都是共通的，他們的理想與願望，大抵也是相同的。而且，沒有那種灰色的絕望的頹廢的傷感的悲鳴。即使有，也只作為一種襯托底描寫罷了……我們的散文家生長在這令人興奮的熱帶土地上，懷著充沛的魄力，向世人，歌頌我們國土與人情底美麗和可愛了。」（新加坡：教育出版社，1970，頁2）

《散文卷(2)》主要收錄戰後二十年，即一九四五到一九六五的散文。趙戎以「愛國主義」作為選文的標準，試圖使散文「馬華化」，對土地和國家的熱愛，成為他選文最重要的指標。在「馬華文藝」和「僑民文藝」論爭下，地方書寫以及批判時代的雜文蔚為主流。

地方書寫突顯馬來風光，很符合「馬華文藝」的路線；雜文匕首般諷刺時事，或者勸世／勵志的功能，絕對有所為而為，不會風花雪月不著邊際。然而縱觀他所收入的散文，並不全然符合「馬華文藝」的要求，很大的比例是浪漫沉溺的風花雪月，使得他選入的散文和導言呈現各說各話，甚至相互矛盾。或許選文的結果，比編者的理念更接近事實。

馬華現代散文跟中國的關係一直是難離難棄的。從發源到勃興，或影響或對話，有時則是力圖反抗或擺脫。前輩作家們雖然一再強調馬華特色，可是他們把戰後馬華散文的勃興，歸因於政治和環境；「多難興邦」的寫實主義式觀察，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在國勢頹危之時發生，馬華散文亦是在爭取獨立建國之際而蓬勃。雖然在選文上強調馬華色彩，卻頗受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」，或者五四作家所影響，彰顯的是文學跟政治和現實緊密結合的寫實主義式的文學史觀。

每一位編者均受限於時代因素和個人偏見，各自有其美學考量。然而從這兩套大系可以讀到，馬華散文的發展一直有個明顯的現實主義傳統，文學跟時代和社會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所謂「扣緊時代的脈動」，或者「有所為而為」，是評價散文的重要指標，也一直是古典散文的存在意義。

散文是個實用的文體，為了彌補詩之不足而誕生。它那種實用性高，強大且全方位的敘述功能，特別適用於局勢動蕩不安的時代，或者看來平靜，實則波濤暗湧的時局。換而言之，直面現實的能力，一直是散文（亦是馬華散文）的重要特質。

儘管重要，並不代表那就是馬華散文的全貌。

在兩位前輩編者的現實主義文學視野和品味的要求下，其實包羅了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，特別是充滿地方特色的方物誌或風土記述。翻閱整部散文卷，裡頭多的是藉風景抒發情感的文章，乃至於空洞唯美的靡靡之音，絕非如編者所言「沒有那種灰色的絕望的頹廢的傷感的悲鳴」，或者「只作為一種襯托底描寫罷了」。如果他們的取樣與觀察延伸到七、八〇年代，必能感受到浪漫主義傳統的浩大聲勢。

這套以獨立後五十年來的散文創作成果作為選文基礎的《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》，基本上是對前面兩套大系（散文卷）的修正和補充。就馬華文學發展的長河而言，亦可視為一種延續或傳承，當然，更時髦更具爭議的說法是，重寫文學史。後來者編選集，除了以選文落實編者的視野和文學品味之外，因為時間跨度拉長，作品積累愈多，可供選擇的作品數量增加，常常出現跟「前選」迥然不同的結果。這套選本亦不例外。借高行健的說法，這套選本呈現的是「沒有主義」。

事實上，散文這個文類跟各個「主義」的距離向來最遙遠。馬華文學史分期時，散文經常是被強迫「入位」的，被討論的文類主要是小說和詩，現實主義也罷，方修等不太觸及的現代主義也罷，散文總是旁觀者。文學史分期對散文的意義不大，小說和詩呼應了主義，散文也就只好（不管有沒有）貼上時代的標籤。反封建、反殖民、反資本主義以及反種族主義等時代的集體回聲，更多的是交由小說或詩去處理，散文一旦直面這些問題，很容易成為口號，跟

口號詩一樣慘不忍睹，最後只好成為見證時代的史料。散文實在太自由，自由到沒人在意它該怎麼寫，或者可以被窮盡到什麼程度。還是那句老話，散文研究在馬華跟台灣一樣，長期匱乏。

散文是生命經驗的折射，在這個前提下，無論哪一種類型的散文，都不可能「無我」，從歷史文化的抒寫到個人情懷的抒發，無論是批判或抒情，它必須建立在「我」的主觀情感或者觀點下。生命經驗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是構成好散文的重要因素，但是很少人關心情感的深度。情感可以一層層地架設，埋線，充滿隱喻而仍然行雲流水。馬華散文最缺乏的是這類探索情感深度的散文。至於那些充滿激情或者熱情的寫法，曾經是散文史的過往風景，留著，亦可作為見證散文發展的痕跡。

個體的生命經驗同時是大時代的歷史記憶。收入這套散文史讀本的作品，大抵實現了「散文作為生命經驗的折射」的基本觀點。在語言技藝的門檻後面，必須有這個強大的元素，足以讓那些散文永續流傳，穿越、征服每一個世代的新興讀者。美好的技藝，跟動人的生命經驗之間，是相輔相成的。能在文學史流傳的作品，必然具備這兩個缺一不可的條件。

五〇年代的伊藤，以一支反殖民的史筆，寫下令人動容的《彼南友劫錄》，戰火的傷痛彷彿歷歷在目，它的魅力並非僅僅來自戰爭本身，而是出入史料之際尚能收放自如的敘事語言。冰谷、苗芒等充滿地域特色的赤道日誌背後，可以讀出一段動人的生命歷練和見聞；蔡家茂的自傳體，則頗有馬華寫作人的集體生活寫照，生存不易，寫作，只能作為業餘嗜好。

早期馬華作家確實寫作不易，先有生存之道，才有餘裕舞文弄墨。即使有掙扎，最後也只好放棄，文學成了青春的紀念品。趙戎在導論裡指出好些作家寫過一些散文，沒出書，後來就不再寫了。現在情況也沒好多少，對文學的堅持不易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女性創作者增加了。

早期的女性創作者比例明顯偏低。七〇年代以前入選的清一色是男性，這可以反推，早期女性的生活樣貌為何，她們是躲在歷史暗處的埋名者。四〇年代惠斌寫〈我怎樣在敵人的刺刀下生活〉是難得的女性抗日經驗，讀到這篇散文時，我恰好讀畢另一本女性抗日和反殖民的採訪稿。邱依虹深入泰南採訪十六位來自新馬和泰南的女性，當年她們曾是抗日軍或者加入馬共成為游擊隊，在一九八九年陳平簽訂和平協議之後離開森林，如今在泰南過著平民百姓的隱居生活。這本書為我們揭開另一種歷史，女性、非官方、流血的獨立代價，非常震撼。惠斌的散文亦有類似效果，可惜不在編選年限之內，特別附錄在本書卷三。

另有吳進寫於四〇年代的幾篇散文，結集於《熱帶風光》，極富歷史和文化意義。吳進另名杜運燮，出生於霹靂州實兆遠鎮，後返回中國，和穆旦同為九葉詩社同仁。這幾篇帶有濃厚的民族文化考據色彩的文化散文，文思與筆法皆令人驚艷，故一併附錄。

在馬華散文史的上游，會不會埋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佳作？文學史的演化，未必是進步的。

這套散文史讀本，從選文到出版耗時半載。全書共收錄五十年來，三十位（附錄兩位）馬華散文作家的兩百多篇散文，近七十萬

字的創作，外加十萬字的導讀與評論。在選文、導讀、相關評論交錯而成的閱讀版圖裡，隱藏了一個散文史的論述觀點和大脈絡，甚至是一部《獨立後馬華散文史》的藍圖。

每個時代自有其風氣和思潮，一流文章既置身時代之內，亦必須超然於時代之外，不迎合新興理論，不依附閱讀潮流，剩下的，就交付給歷史和命運。好的散文必須流傳下去，此乃這套散文史讀本存在的終極意義。

鍾怡雯

2007.09 中壢